

# 舟山女孩自述那段“凋谢”的初恋 短信亮起的那刻，爱情就此黯淡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晓妍(化名)  
倾诉时间：1月15日

舟山女孩晓妍大学毕业后回到舟山，遇见了比她年长十岁的北方男人阿海(化名)，被他成熟体贴的姿态吸引，陷入了恋爱。热情冷却后，争执渐生，直到亮起的手机屏幕上映出前妻发来的短信。她才明白，自己不过是阿海人生的一段插曲。

## 初遇：他为我解围

在杭州读完大学，在父母的催促下，我回到了舟山，在本岛的一家企业做文员。

认识阿海，是在公司的一次餐会。他比我大十岁，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客户。那天我因为不擅应酬，躲在角落里，他端着酒杯走过来，对我笑了笑：“小姑娘，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？”

他的普通话带着北方的硬朗，和这个年纪的男人满口的舟山“彩色”普通话完全不同。我点点头，有些窘迫。他自然地帮我解了围，和过来劝酒的客户周旋了几句，我就被放过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离过一次婚，有个4岁的儿子跟着前妻在宁波生活。这些是我和他熟悉之后，他才断断续续告诉我的。

那段时间，我住在东港姐姐家，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。阿海开始约我吃饭，带着我去各家餐厅，还有街巷里的海鲜大排档。他会熟练地点海鲜，告诉我什么季节吃哪种鱼，怎么看螃蟹肥不肥。

“你在舟山待多久了？”有一次我问他。“三年了。”他说他虽然是一个北方人，但以前经常来出差，熟悉舟山的程度甚至多过我这个本地人。

这话不假，我那些大学同学，有的留在了杭州、上海，朋友圈里是精致的咖啡厅和艺术展览；回了舟山的，也有谈恋爱结婚的，过着安稳的小日子。只有我，卡在中间，工作普通，感情空白。

## 约会：当一段初恋开始

阿海的出现填补了这种空白。他开一辆黑色SUV，经常车接车送，当他把车停在我们公司楼下，同事投来好奇的目光时；当他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，把我介绍给他那些做生意的朋友时，我感觉自己也倍有面子。



AI制图

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是在朱家尖的沙滩上，他宽大粗糙的手掌完全包裹住我的手时，我没有挣脱。从那次牵手开始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他既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的第一个男人。在那段时间，他对我确实很好。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，经常带着我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自驾，长三角周边的城市，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。

变化是慢慢发生的。他开始抱怨我太黏人，说我“矫情”。有一次因为台风，所有航班停航，我正巧出差，被困在小岛上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希望能关心几句，他却说：“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这点事都处理不好？”

最伤人的是几个月前，他带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饭局，我一直不太适应这种场合，安静地坐在他旁边。后来，我注意到他和对面一个女生的互动，她也是北方人，说话声音响亮，笑起来毫不掩饰。他们聊着共同认识的人，共同去过的城市，后来干脆坐到了一起，头挨着头看手机上的搞笑视频。

这种肆无忌惮的亲密让我如坐针毡，周围的喧闹声、碰杯声全都变成了背景噪声。我只能死死地盯着面前那盘开始冷却的红烧带鱼，默默地数着上面的葱花。

## 裂痕：他没有挽留

回去的路上，我终于爆发了，“你刚才什么意思？当我透明的吗？”阿海点了支烟，语气平静：“就普通朋友聊天，你至于吗？”

我觉得难以理解：“勾肩搭背也是普通朋友？”“这是我的生活方式。”他吐出一口烟圈，“你能接受就继续，不能接受就拉倒。”

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，他为我解围的样子。那个体贴的他，和眼前这个冷冰冰的他，哪个才是真的？

“我们分手吧。”我好不容易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依然冷静：“随你。”

他没有挽留，也没有解释。他拦了辆出租车，把我送了上去，和司机报了家的地址：“你自己回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
车开动了，我独自坐在出租车上，泪水终于涌出来。那个晚上，我几乎一夜未眠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就是睡不着。

这一夜过得特别漫长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新的一天。然而这只是这一天的开始，又是漫长的一天，我该怎么熬过去。那几天过得浑浑沌沌，到了第四天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阿海发来的消息：“我们谈谈。”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，谈？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他那句“随你”像一把钝刀，至今还在心口来回拉扯。

可我还是回了：“好。”

## 对峙：手机里的未完短信

见面的地方约在东港，一家我们常去的咖啡馆。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靠窗的位置坐着，面前摆着一杯美式，烟灰缸里已经有了两个烟头。他

抬眼看向我，扯了扯嘴角，算是笑了。

我坐下，点了杯卡布其诺，沉默像潮水一样漫上来。

“那天是我态度不好。”他先开了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但你真的想多了。那女生是我一个老同学，很多年没见了，聊得高兴了点。”

“高兴到需要头挨着头看手机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冷的。“她就是那种性格，大大咧咧的，对谁都那样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，语气软了下来，“我们别为这种小事吵架。我年纪比你大，交际圈也复杂，有时候难免有应酬。但你得相信我。”

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这张曾经让我觉得安稳的脸，此刻竟有些陌生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，脸色微微一变，直接按掉了。

“谁的电话？”我问。“客户。”他答得很快。可不到十秒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他拿起手机，起身走向洗手间：“我接一下，很快回来。”

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突然，我看向他随手放在桌面的另一只手机。他一直都有两只手机，说是一只工作用，一只私人用。私人手机的屏幕还亮着，上面跳出一条信息预览：“海哥，你什么时候来宁波？儿子说想你了，我也……”后面的字被折叠了，看不全。

## 告别：按下了删除键

我浑身冰凉。宁波……儿子……前妻。阿海很快回来了，神色如常地坐下。“是你前妻吗？”我听见自己问，声音飘忽得像不是我自己的。他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：“是，她跟我说儿子的事。”

“只是儿子的事吗？”我盯着他，“她也会对你说‘我也想你了’吗？”他的脸色终于变了，突然有些激动，“你偷看我手机？”

“它自己亮着的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，“阿海，你究竟有几句真话？你跟我说你和前妻早没联系了，孩子也是她全权抚养。那现在算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为了孩子才偶尔联系！”他提高了声音，“你能不能别这么疑神疑鬼？离了婚就不能做朋友了吗？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我有时候去看看，帮衬一下，有错吗？”

“所以你就一边和我谈恋爱，一边和她藕断丝连？”眼泪仍是不争气地涌上来，“你周末经常说去宁波办事，是去办事，还是去那个家？”

“你够了！”他突然喊了一声，“我跟你说不清楚！你就是太幼稚，太理想化！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！”“对，我幼稚。”我站起来，腿有些发软。

我想我是真的幼稚，幼稚到以为离过婚的男人会更珍惜感情。原来他只是在我这里找点新鲜感，填补空窗期的寂寞，等到前妻一声召唤，或者遇到更合适的，我就该退场了，就像之前他说的那两个字“随你”。

我转身离开，推开咖啡馆的门，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，像极了眼泪干在脸上的味道。我找到阿海的微信，点了删除好友。屏幕上弹出确认框，我停顿了一秒，按了下去。